

青草堂一集

射





青草堂二集卷五目錄

五 牘文

江西建昌府知府李君家傳

護順天霸昌道劉君家傳

署山東督糧道丁君家傳

山東甯海州知州湯君家傳

張先生傳

周烈婦傳

郟城縣孝婦祠碑

青草堂二集 卷五

淮安關監督那君楹堂碑

都城西安門內關祠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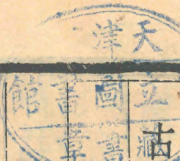
青草堂自記

先阡種樹記

退園記

溪行偶記

贈硯說





青草堂二集卷五

豐潤 趙國華 著

山西建昌府知府李君家傳

君姓李名大謨字定園直隸玉田人生有智略數歲嘗同羣兒浴一兒滑殆滅頂他兒駭走而君獨急取投陂前黠兩持而上之及讀書大敏慧乾隆四十四年舉於鄉久之擇爲令固健酒而蒞官則減食則食食二杯初之山西歷爲猗氏絳榆社太原洪洞境多披山人衆地小往往其俗剛猛纖儉絳之兵者技力暴城邑至一令青草堂二集 卷五 一 必詣嘗其刑君知是啖強樂餓之乃鞫不伏曰兵侯伯之苗君厲叱之曰雖侯伯犯法亦屈窮治之叩頭額破血流地後改行主百人爲太原其時西回亂府檄取民兵騷動且數縣君請毋抵其取乃但獨募道路健游兒以行健游兒貧武無節行者也民不擾愈益安以故所至嚴振又慈愛及江西亦然嘉慶七年冬十月君以石城兼瑞金石城齋匪廖廣周李奇田持左術煽聚徒衆千餘人結甯都李步高王定珍廣昌賴達中聚蓋各千人潛蔓且諸郡期旬有五日會纛旗謀爲反瑞金去石



城百里外君先其期得密警疾馳歸至則人口鼎沸言  
賊且劫城市行亂而石城垣壁卑薄庫無儲營僅卒將  
一人十四人兵君且行且號於衆曰前前下馬獵纓正  
襟立傾聲誓大義目衆皆向裂衆感動勢不乃甚搖乃  
飛牘乞兵乃籌守禦計悉市中城中布截爲旗旗以印與  
寮佐父老約吾城譙過汝其子弟汝登城垣人一旗夜  
則人一燭市燭盡雜以松燎留卒將邏城上鳴火具具  
鮮少助之更金銃漏堂鼓募壯者三百自徇鄉民練鄉  
大旗一小旗二一旗儻求援一旗擒賊送城中祕飭人  
青草堂二集

卷五

二

各手識以爲驗驗無識獲賊謀因盡知賊賊約敗輒來  
窺城復引去有山脣要險度賊必來經教衆四伏皆持  
滿外嚮賊果至大挫之殺甚衆獲李奇田廖廣周遁山  
草間君乘賊不利并日倡戰劈路以進天久雨賊左術  
不施而李步高王定珍先後受擊死馬下賴達中亦爲  
廣昌執廖廣周之敗而又越日率其子餘走廣昌所劫  
廣昌池源鄉池源鄉人刺殺之其令曰安從得之是廖  
廣周也械其首詣君於是賊渠盡獲方君之乞師旬日  
而未至而君自將鄉練數十戰禽賊目十五人悍賊十



六人虜二百餘人論極刑一斬首三十遺流六十二脅而保歸者無算獲僞帥幟一僞石印二十四旗幟布捆首詭符刀戟竿槌之屬千計其擊殺者四百有奇於是撫軍駐建昌九江鎮駐廣昌廉使贛鎮駐甯都聲勢連亘深竟黨與君衣不解四十日夜百姓之心既有所定也始退易衣衣上蝨茁尾巨者敵粒麥難且平得

旨擢州牧旋調清江清江會匪曰都綱殺一人一牛償稍賄挾官吏不與問君至反其獄邀營官偕對階下隸皆滿壯民佩刀上立匪衆大憚畏竟君任無犯大府健其

青草堂二集

卷五

三

能迭授以疑獄瑞金民家婦弱七軀借死賊不得君多方案得之其男子他出縣徒誣污其家習爲邪誅索錢逼恐死斷當徒於法南城獄婦酖丈夫死決有日邑屋咸爲冤夫婦甚愛婦酖鼠夫傷焉婦痛服以欲共死君治而雪之石城人來告塗有殺人棄其尸君問汝伍保乎曰不縣隸乎曰不其所親家人乎曰不問不何以告語驟窮君色然曰汝者殺人一詰而獄具果偕行利資所刃者告欲以見非其殺遠近莫弗稱君神旣舉卓異第一人丞南昌南昌丞利吳城賈多漏金君不受人憚



君廉勁方略無不行制軍道南昌吏塗迎君亦從始前  
數丞尉皆嬾趨半跪及君前獨長揖制軍耳君久曰卓  
哉乃司馬如是二十一年擢守建昌未泄而病卒於官  
年六十君氣狀端偉美須髯性抗直不可犯聞者不得  
濫入人莫敢問遺者與民矜惠聽徹決疑所治境輿望  
必歸遇長吏無阿避其或多中君危苦乃愈毅然居處  
清約妻息素食儕於貧庶家故中人貲客有讓君曰久  
官乃減昆季之產乎君曰何以曰家且落矣君曰積錢  
最足府怨况宦獵者耶不失清白吾多矣三子士楨士  
楷士恩各如君之教君之去石城也石城私祀生君且  
萬家卒吳城祭竟其衢老人踉蹌兒啼皆嗚嗚失聲  
論曰自古法廢無習兵者世旣亂不得已而講求之休  
養生息之久或一夫鬪焉禍至數十年也石城之賊突  
起於太平聲連數郡而君以旬日靖之是何如人哉且  
聞其時得賊謀遽逸而犯君君手擲之撲於三步外死  
矣亦疑非書生所爲



護順天霸昌道劉君家傳

君姓劉名遵海字聿南河南祥符人曾祖父鐸農官祖  
父廷遷諸生父珂諸生世爲儒君成其業中道光二年  
進士歷官直隸博野東明饒陽元城豐潤知縣升知薊  
州擢順天北路同知攝霸昌道事致仕歸咸豐三年卒  
年七十三君少里居爲儒讓產於兄弟講業城中旦往  
昏返日五十里六年無間計行路蓋十萬里年逾四十  
始爲官以久勞在野知民隱治獄無不允他邑有殺人  
盡室捕數人賊不決大府檄君君緩其鞫曰覲伺所捕  
青草堂二集 卷五 五

瑣動必以報一夕白某浣視月下衣詰午令取衣閉門  
諦隙光血漬見焉一訊而具其平心察忽類如此饒陽  
俗娛亡者用戲劇謂不死其親元城多滯喪謂夫婦待  
同穴皆痛禁之過豐潤僻村見有三教堂立徹二氏專  
祀孔子其持體正風俗類如此又所至重養民元城有  
支水導漳入衛久而淤行地上患三十六村濬而築之  
民號劉公堤饒陽義倉廢君爲倡城鄉社皆舉豐潤饑  
捐粥食貧者食必躬視活無算君性嚴謹客雖子弟行  
不冠帶不見凡會筵伶侑酒君在輒避去北路邑有藩



邸田奴索租橫君召而數之曰田逋租有法在何私虐  
吾民吾將申之尹且揭之王奴乃叩頭謝其當官不私  
餽人人亦莫敢餽以私其謝官居會城當道罕覩其面  
蓋廉勁如此其行始終以儒蔬布無異寒素或疑自苦  
輒泣下於邑曰吾親未之以爲養也故終自儉約然三  
族以舉火者數十家其爲學嘗言漢儒主訓詁宋儒主  
義理交相爲用各有所長取其長略其短參其同異而  
補其未備庶爲得之所著書曰深致軒集四卷四書存  
叅四卷經義存叅一卷娶牛繼張皆封恭人子曾駮中  
青草堂二集

卷五

六

光緒二年進士官山東知縣

論曰余家豐潤君舊治邑君之政不煩不擾父老猶言  
之余族父孝廉名福昌及爲君課士嘗出所評藝文塗  
釐晰若父兄之教子弟一時逮其緒餘多自刻勵獲進  
取嗚呼卽官而師已不習見久矣



署山東督糧道丁君家傳

君姓丁名彥臣字筱農浙江歸安人軀貌威朗性警敏有才略少倜儻窮居讀書生事落甚粵寇亂天下當路大收才俊一時伏偉之士幸不罹於鋒鏑率自感厲變去儒術奮然思所效用君始去里中游皖江與廣德刺史有舊止焉短衣敝屨所遇皆易之或從市人飲醉則枕繖卧竟旦不起有杜生者大憎君於衆曰棄人也哉而曰有功名之思也君聞焉仰屋且嘆旣起而走曰杜生教余也居無聊從他客爲會計會寇至天下太平久青草堂二集

卷五

七

士不知兵而長江陷且下浙四十餘城君留江北友有詣京師謂力能處君至則負所言君益落拓與酒客游噴墨作梅華乘醉論時事手畫几席上人以其狂遂去走山東聊城令者君里人造焉不能見再造亦再不能見君泫然危涕曰蓋生年三十無有所成積至於此嗚乎窮哉途也乃投山東軍是時大府下令有能獲賊輒奏予官民死於誣者無慮千百氓隸佳兵以殺爲嬉中丞譚端恪公識君於衆人練軍縛人離亂中皆屬君處決誣者往往得論生而巨盜郭四稔君慈故不伏君自



引刀堂下斬之人莫不又威憚君繼爲中丞閻公敬銘  
丁公寶楨皆重君先後以君爲儲胥同治四年丁公拒  
寇臨城食匱事甚急君方置酒會軍諮得告罷酒卽夕  
嚴裝戒車騎號資糧十萬斤卒不給足以炊餅載庫鏹  
五千升譙伐鼓秉炬呼譟而出如發千軍實則二十騎  
寇聞軍聲游騎左右至天昧爽君行蓋徐投餅塗間遙  
雜散金寇惡其爲誘不且進君遂馳入丁公壁士卒懸  
釜者驚相賀以爲真君自天而下也寇遂解旣君領一  
省饒大軍恃如山事無有不舉七年寇平十年河決鄆  
青草堂二集 卷五 八  
城復從築隄隄成得敘爲道員銜布政使蓋以令長累  
是職初不十年君之座上客恆滿振貧乏如所親遇故  
人問候羈旅有叩門來謁則振衣出迎引寘茵榻苟有  
陳說必曲爲之盡單人婁子一長一技俾各以自見大  
夫士之徑山東者攬環結佩悉禮厚之晴風佳日旌旗  
搖曳偏裨軍校立庭戶下名畫彝器函籍之屬嘗念文  
獻斷喪後求之如不克譽望隆重心曠目開振纓戟弁  
承顏接詞其至若歸與人約無不信無急色遽聲加之  
於人凡履君之門無咨嗟怏怏而出者君暇日自道微



賤未嘗不下泣霑臆也初君嘗讓典濟南郡及轉觀察始攝督糧事漕粟倚爲平同治十二年卒於官年四十一有五子祖德扶喪至濟南會弔者千餘家貧嫗乞子提挈哭於塗君嘗所建棲流所煮穀爲冬衣也君嘗集浙人相地濟南三一鄉祠以時會一同善社殯亡者其一義園無嗣及貧莫歸者以葬君嘗以籌精數多輸入禮部得廣浙試而多舉至於五人

論曰天之於人也所困之數者其後美往往視之然或有效不效如丁君者則旣償之矣顧不美與而能公其美於人獨至於此豈其間有所傷心者耶雖然非賢豪者則竟不必然



山東甯海州知州湯君家傳

君姓湯名鉉字東笙江蘇陽湖人寄著順天九上京兆  
僅充膳錄生遂以館繕敘得鹽官入貲爲山東牧攝商  
河曹縣鉅野臨淄授甯海同治九年卒年四十有九擅  
文翰譔豔秋閣集尤精寫生旣沒且八年君之子孝則  
戒衣冠肅余零涕而請曰先君之黜於有司鄉先生僉  
言非才之不逮是額溢也及服官所至多惠聲商河之  
聽事有鶚集鄰樹輒夜唳有年先君至竟去先君之去  
則復至也爲曹縣南賊方亟凡二年十餘至大軍尾其  
青草堂二集 卷五 十

後供億無暇晷更約民夾路爲濠曰是有三便行旅限  
戎馬備水旱曹爲東豫門戶素藪盜先君月犒捕雖亂  
警中乃劫發少民皆便之最後爲臨淄登萊孔衢也故  
事四十社會有征役社直馬芻則民給先君爲罷之嘗  
授甯海以憂去孝則以先君中年遽弃且設施有未竟  
也又雖數爲縣常病貧以詩與畫蕭然自怡至貶食漣  
飲未嘗有無聊蓋天性也願必乞言藏之家乘以示後  
余聞而哀焉爲書其言

論曰君故余同官初詣會府白事余遇解中斂如也旣



而儕觴座乃盡得君呼酒引滿旖旎超爽之致君有詞  
才語皆天秀尤精寫生不爲先匠拘視忘庵昭法幾成  
廢格時陽湖汪昉叔明正定王蔭昌五橋皆以時史有  
雅望君操所技分庭抗之嗚呼三君者皆與余交今皆  
邈然矣

青草堂二集

卷五

上



張先生傳

先生姓張諱鏡澄字秋浦直隸玉田人玉田之儒其家者始則劉李桑江繼則孫蔣先生家故無甲科能代嬗弦誦與之終始其尙門業尤甚生而貧性孤傲弱冠補諸生非授生徒不活然執禮數嚴稍缺必辭去不能終歲月而所性不貶以故貧日益孤傲亦日益文亦日益交游殆鮮少落落相接者亦惟貧諸生而暇日相過先生先在無爲人起者犯則叱之出或不顧自走家室無生趣男皆殤二女僅存頽屋敗榻冷突敝帚雀啁啾行

青草堂二集

卷五

七

几上階下地瓦礫皆滿草長齊牖貧無可再益孤傲則愈益文亦愈益中年爲廩食生及年六十始充副榜貢生同治丁卯科也命數偃蹇晚尤鬱鬱嘗聞舍值中秋大月鄰生紛命盃酒競談議其治少者更恣歌諧亂人耳狂者至叫譟忽先生裂紙帷出仰天大哭聲震數壁衆突驚繼且笑甚者私詈先生聞亦大聲詈哭轉高驚者笑者詈者歎皆極焉止凡上京北試十八至光緒乙亥科藝草旣成已而嘆曰無知吾文者竟不繕而出越二年遂卒里之儒家遂無貧且孤傲且文如先生者



門人趙國華曰李卜年者玉田南里人母死守墓側其  
友亡歲負孟酒號諸野嘗牽鹿車販書走余塾語動喞  
拙也先生改容甚恭後余謁先生都舍先生手爲一老  
生承唾老生臥自若則計偕來者韓君士元年八十矣  
張情田先生亦余師也先生爲之下賓賓如不及儼然  
弟子之禮云

靑草堂二集

卷五



周烈婦傳

烈婦李氏豐潤縣魯格莊人同治十二年年十九歸縣  
民周氏子二郎二郎夙疾娶二年而卒年十九時光緒  
元年十月也既葬周之族嘔其舅姑嫁婦以爲利婦聞  
之誓織席爲活舅已爲族動不許往誓於族族來言狀  
舅以責婦且曰必嫁婦仰藥死去二郎死僅一月其年  
十一月十九日也周之村曰蠻子營

論曰周去余居甫十里確義不能湮烈婦嗚乎偉矣鄉  
里女子不聞大義能夠其志如此人不在乎自處哉

靑草堂二集

卷五

四



鄒城縣孝婦祠碑

鄒城縣南十里衢之西舊有孝婦祠考漢書東海孝婦  
竇氏養姑甚謹夫死不嫁姑曰我老累汝乃自死姑女  
告婦殺母婦誣服獄吏于公爭之不得郡守竟殺之郡  
中枯旱三年後郡守至于公白其冤郡守致祭其墓天  
立大雨嗚乎天者理而已矣而數有時憑焉亦有時不  
憑焉者其究也理之既至而數亦有時託而生焉者謂  
天有知則何不能免孝婦於死而聽人之殺之謂天竟  
不知則何以旱之三年一旦而祭祭而立大雨此何以  
青草堂二集 卷五 五  
說雖然不誣孝婦而陰陽之愆其旱亦有不可知孝婦  
之獄白即使旱者自若然則將遂以疑孝婦乎哉蓋孝  
婦之誣數之不憑於理者也誣而旱雪焉而雨則數之  
託理而生焉者也由前之說不憑於理而理未嘗不在  
千載以來之人心無有不冤孝婦死者是也由後之說  
數託理而生而理愈顯旱既有由致而雨亦卽有可致  
者是也世之有民責而不察其隱其可以知懼矣蔽於  
前而悔於後而事機卽亦可與爲轉焉亦可以導中材  
之人悔過之心矣昔人之修是祠必非無意而祠之久



於茲土或以禱雨之有恆驗而區區之心竊念雖身試  
之而立驗之不得但以爲濟旱之需以爲人心時時有  
孝婦則不雨之雨其惠可無窮卽禱雨於斯亦惟視此  
心之自省者何如而不得專恃祠之有驗令哀斯民者  
不在人心而在孝婦之靈也

青草堂二集

卷五



淮安關監督那君楹堂碑

長白那君典權淮津時道光歲乙未留一年而去郡人懷而私祀之有年君從子文彬來督漕展而葺焉時同治歲壬申君子文琳繼來典權加葺焉時光緒歲乙亥嗚呼四十年矣而中更寇亂用兵十幾年江干瓦礫不知凡幾方承平之日東南有常貨歲上定國之數於天子下以譏其出入平其遺物與民休息君猶及從容爲之而人民思之以至歷閱

四朝說舍無恙烽燿無所損使後之典是職而來者登

靑草堂二集

卷五

七

君之堂思以致於政

國家必賴焉民力必豐焉夫亦足以妥君矣而天之彰君之美者乃復卽以君之子當君之官夫古之人不忘其親往往從王事而念父母而况先人所盡瘁之地其山阿則當日之所車馬也其川梁則當日之所津渡也見其楊柳則當日之所攀也入其館垣則當日之所履也行其庭則如聞其嘆息之聲入其室則有如見乎其位此卽無君祀所且當堂而構之以致其哀以永其慕以不愆不忘不解於位朝發一事若或稟而出之夕畢



一事若或反而面之而況故家黃髮以享以祀之先有  
爲之地者哉其在詩曰勿剪勿敗召伯所憇君之民有  
焉先君之思君之子有焉若但以好爵之縻先後暉映  
志爲君美宜猶非君之心且君子書屬國華數千里外  
辭意愴惻國華少於君子嘗兄事之亦懼乖所以擇言  
之義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君諱崑字玉峯正白旗人

靑草堂二集

卷五



都城西安門內關祠碑

昔者聖人之道弊於二氏非攻墨不爲儒故韓氏序淨  
曆文暢師歐陽氏序釋秘演集雖爲之文皆疎其說懼  
後世之議意以習於佛非學者所宜進然使當時之弊  
不在佛而更有甚於是而並佛而虐之者吾知古之人  
亦必以據尺寸之字苦其行孤其業相安於中國者之  
猶不足疎也光緒乙亥夏余居京師聞友人稱西安門  
內關祠得碑事數日其師輔圓來求爲記乃詳師本張  
氏子以病披薙途釋而志儒誦孔子之書喜與學者游  
惜乎其未嘗周覽名山水敘諸文詞如文暢秘演者之  
所爲而所遇如余復不能如韓歐兩公之邃於文之有  
以章其行而道其志也雖然祠有年矣師主是亦幾五  
十而師少日嘗窺祠西有穴將探而入爲其師所撿今  
碑之見卽在是噫是奚不表露於四十年前豈物之  
或隱或見亦有其時耶而碑質近玉又完好無文字師  
摩挲久之欲溯其從來不可得則豈古人好質而惡文  
抑其留以有待於今者之將因師而著耶而余之得爲  
斯記豈其亦有數存而將使天下知世有墨名而儒行



如師焉者固不可泯耶今墨之教亦且敝而輦蹕之下  
其路遠而言妖者滋爲巢棲逼帝者之居而潰聖人之  
道然則好吾學如師則又何忍不爲之文也師嘗新祠  
於同治丁卯欲識之以不詳祠之始建而止迨甲戌六  
月師得碑意其有攷而竟亦缺如祠之有碑碑之有記  
蓋自今始云

靑草堂二集

卷五

三



青草堂自記

去豐潤城西南七十里余村在焉曰大王莊余宅之西有堂三楹余以其靜嘗就處焉夏秋間以爲常乃爲名之曰青草余村之名也聞長者言地居水卉交明初王氏者宅焉始爲里落今王之裔無聞而村猶其名雖稱於一隅蓋已閱五百年抑不但然且相始終矣甚矣名之所由始也北地苦寒居必炕寢茲堂獨不室堂之下木有榆有杏有桑花之屬丁香玫瑰然嘗識余少時堂西看桃花又後有巨桑落甚蔽地及余能居則旣無之青草堂二集

卷五

五

矣稍長復種竹今亦無竹矣然則又烏知夫堂者之終爲堂耶又烏知夫堂之終爲我者之堂耶余堂之名耶余堂卽不有余之所以名吾堂者終必在也余之名吾堂焉者又無地而不有則此名吾堂者之分至而衆存余亦何憾於異日之堂之有無耶甚矣名之貴乎有以終之也村今二百戶吾堂當羣之中跨蒼紆陳蛩蠶深折而後至足音鮮少然吾堂之趣自在以其所自有而其得數遠卽異日無知有吾堂者而吾堂之趣亦歷久而在余心蓋安焉自吾名吾堂始矣



先阡種樹記

余始遷祖任邱府君之葬在所居村大王莊北百步許  
自明中葉相繼葬八世

國朝乾隆間余祖九世遷而村之南里許而族之九世  
以來仍北阡不絕余支之南阡首八世虛兆繼則九世  
脩職公兆焉十世中翰公兆焉十一世奉直公兆焉同  
出八世者兆皆至十一世已而各遷十二世先考中憲  
公遷村之東北阡去村四里余聞之墓之封也示不忘  
也其以樹也藏陰氣也余之先北阡樹棠梨南阡樹柳

青草堂二集

卷五

三

歲久漸疎朽迨余少日存者皆僅四五株余去鄉十年  
而歸則南阡之柳惟一株存蓋傷矣哉詩曰縣縣瓜瓞  
民之初生記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爲人子孫  
而灑然遠出乃至邱隴彫落無復舊觀本之撥矣其又  
能枝葉乎而村處卑溼適十歲六七潦諸父昆弟其心  
動於此者不卽有餘力而余宦復亦無所得區區種樹  
並不能果相與愀戚者一年同治歲癸酉余謝官館江  
南其秋省里門載三十金來計可種柳二百株均之南  
北阡諸父昆弟說事之有成期以越歲春余旋復南乙



亥四月余再返將至村數里亟望吾兩阡樹何如矣比  
近望見樹知果如前期入門衆相道種樹詰朝共往視  
條肄欣欣然而益思向之零索之可悲而又喜方苞方  
體慎勿踐履者之有如此樹也中憲公之阡初未有樹  
侯亦當視此爰敬而識之至種樹之需必詳其所來者  
不敢以欺吾祖抑且望吾後人之思之云

青草堂二集

卷五

三



士大夫去田園就官守則固有責焉而苟必取堂檻池沼以爲娛是謂溺情溺情者廢公而苟其有堂檻池沼也者必蕪之而弗葺頽之而弗起一任木敗瓦裂以茂草爲可樂是謂矯情夫耳目之地不舉且烏知其所舉於公也濟南部使者署西南偏曰珍珠泉志稱珍珠泉二一在城南隅此則所謂北珍珠者其水淳然以清演然以行北折而東復迴而之南如環焉復如衣帶之結東而垂其委以趨於東北之垣而出行省言使宅者皆

無逾濟南故沿泉之泐饒廊館竹樹花嶼之勝蓋其來久矣光緒己卯夏黃陂周蕪皆中丞受節於此覩其殘朽欲更新勞勞焉未遑也幸而旱者雨囂者靜紛者漸以理民無急愬寮列翁如中丞曰非余之才也上之與下本相安者也亦非余之遂暇也接一人親一事皆宜有其餘思而獨居深念者也夫苟無其地則亦已耳茲泉之側緣溪下上複坡曲磴叢篁脩木幽室明宇如空林絕壑間柰何余弗居也越歲庚辰春規而治焉雨閱月工訖有橋有堤有石有榭有長軒有亭有欄有籬有



筍有蔬有魚煥然新矣實皆其舊也雖然舊無園之名  
中丞名之曰退園客有請曰退園何說歟中丞告之曰  
退之爲義博其在於經退食自公蓋言憇也退思補過  
蓋言慎也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言勿爭也亢之  
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言戒人以毋悔也且老子曰進  
道若退言不自滿也釋氏亦曰急流勇退言富貴之不  
可溺也余之以名園也以我觀園園也我得而有之以  
園觀我實則我也而園得而有之也以園爲我之所有  
將於慮退之道不亦僅乎以我爲園之所有則終日居  
真雖進而未嘗忘退後之至斯園者以余言何如也



溪行偶記

乘山輿曉行數有溝洫有荻水聲瀼瀼出莎隙溪步僅盈尺縱橫無定址小樹離離然漸繁葦如竹求隄不得時涉水涖其路有無稍稍作坡野花窳映柘黃結條折而前則濃樾深蔽楊柳檉柳之屬不可億計其上蟬聲絡噪不絕下則蟲聲應之聲益繁陰益密初木拱把茂於列草乃有籬落隱見草首張如輪疑其可蔬垂桑覆繖大槐如幄新椒實若點繡小流淳作池棗厯落紅半或胡麻緣畦蜀葵爲之衛曖曖皆在綠陰中忽長隄陡

靑草堂二集

卷五

三

絕雜木相附高者趨其巔俯赴其澗足蘧萍苕菱芰皆具水流愈活而去不可際廣蓋不逾丈有尺魚跳波亦無網罟緯蕭伺之隔溪或聞浣聲隔林或聞童子讀書聲然則斯溪也其卽爲隱者之居誠不可知而長乎其間亦奧如哉余殆過而慕焉

其間亦奧如哉余殆過而慕焉

其間亦奧如哉余殆過而慕焉



贈硯說

余嘗過友人友人曰善哉來也客贈我硯矣真燥品也受之墨傾刻而盡以我不能八法而擲揄之耶則其重修敬於我者也謂彼不識之而誤以燕石爲玉耶則其家以儒世者也抑其落落焉受自人而落落焉旋以授我無瑣察於其間則其人亦不輕受亦不輕與或勸我還之也或曰轉以貽人或曰棄之麓勿御足矣其奚之惟從余曰皆勿之從也且處於衆硯亦時而墨焉歸則以詔吾子曰人之不可有受於人也如是哉受而不獲其用猶無受也受而不獲其用猶無受也然而猶無所失也若乃答其受之名而往則實也返則虛也余不見其受而但哀其不敵所失也況世有濫受者矣受非不實也而增則外也損則內也余愈不見其受而但哀其不敵所失也小子聽之且以識苟自我施之其亦必加謹焉毋令人而恕之而猜之而反以報之賢者恕人者也其次猜人者也其次報人者也故記曰君子慎其所與人者



青草堂二集卷六目錄

古文

上丁宮保書

答何天根書

與楊丈譽封書

與張幼樵書

龔太翁六十序

徐蔭軒先生六十序

郝太淑人七十序

青草堂二集

卷六

李太夫人八十序

龔太翁六十序

龔太翁六十序

龔太翁六十序

龔太翁六十序

龔太翁六十序

龔太翁六十序

古文

青草堂二集卷六目錄



靑草堂二集卷六

豐潤 趙國華 著

上丁宮保書

穉璜先生閣下國華前求改官先生惓惓焉以其去爲可惜數停其牘至欲取所得治中部檄返而銷之最後不得予留輒相對嘆息人亦不得予去之故而爲之言曰是其薄而不爲也國華乃聞之而懼國華縣令也春秋時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令宰之言制也制其事也尹之言正也正身以率民也令之言善也有善可述也

靑草堂二集

卷六

一

令之言命也宣上德也令之言律也法也守律奉法而無失也其官雖卑皆美名也非國華之所敢薄也況先生謂國華三任地方無虧空錢糧無上控詞訟無律例私罪過匪但不棄之且爲擇大邑而益裁就焉開誠布公挽之使無行者至矣而何不卽黽勉爲之夫使賢者處此其必有道矣而國華之所至則未之逮也國華自置身爲縣以來此心之桎梏於所不欲之事者常益纍纍莘縣一盜案德州一連劫盜案莘縣之地丁則焦心於民樂安之水利則嚆舌於鄰而其餘之事與心違者



無日不有誠皆所謂彼雖不言我能無愧於心者也與其負芒抱刺日游於所不安之中毋甯斂手息步而退與其逐事而勞吾心無大力以勝之譬之中資之馬縱免蹄齧之疾而惴慄跋涉強心於水草之間何如脫止銜扼稍定其氣之爲愈耶則雖似外於致用之道然任使明識者揭其藏拙而不至議其負心不知者譏其矯情而無所憎其戀棧年昏方壯還而讀書萬一管蠡經術錙銖仁義稱能而昇奚爲晚乎不亦先生之所望於國華者耶且先生之所望於國華者抑何如之遠耶去

冬復留主尙志書院俾與諸生講求三禮且爲國人矜式國華受掖則優語心而愧不自知何者而感動先生若是今春始蒙允就質夫漕帥之聘樞謝南來而晦明早夜其如侍坐先生之側躬受箴督者蓋舉念而是也顧以先生仍持東節屬在舊吏甚欲有言而未能卽上者所謂敢爲其疎不敢爲其親也歲月忽晚霜露霑衣曲折私衷無能竟已用敢屏遣形跡吐發性情盡舉由中之言瀝其所以求退之故并其不忘先生之心當今之世進行路而語之其不以國華爲鑿而非其所最不



信蓋幾希焉夫人之相知與不相知豈在分位哉卽伸  
於知己之說豈在必階前盈尺之地而揚眉其間哉國  
華所事兩中丞朝邑閻先生秉義蹈廉治先所急約法  
不撓無少假借古之所謂清者今不數人也先生艱鉅  
無避爲在必成鞠瘁綢繆久任勞而不悔古之所謂毅  
者今不數人也國華所以樂爲之下者心實爲之不必  
其在官而然也籠鳥出檻無取於故粒旅士登車弗戀  
於館牀凡無求也夫至無求而且思之且長言之誠必  
有所不能忘也



甚矣天根之愛予也予少孤居鄉中聞見鮮少長而游  
獲友朋之益而於天根尤多予始入塾受經習制舉業  
厥日汲汲於彼而以爲未聞道夫道固未在吾學外也  
特不有人焉顯而共之而因錮鑿以爲不合而志氣日  
長又不欲自止至不免離躡而索之予遇天根今十幾  
年輒相見有所砥礪予性喜深求事理之故於所交樂  
衆法其長而或有置之心而不盡投則且以意存之以  
待吾學之儻稍進而再決之而於天根則比年以來聚

甚多獨無是格格焉者而天根乃益爲予盡發之無浮  
世膜交之習其視予爲可與共學惟其積之誠故出乎  
此亦以傷同氣之無可多得而若以使予而不自竟其  
學爲大可惜者雖其無言之時亦可以意至之而皆此  
物者也遠別後一月凡書三來皆是意至以容城睢州  
之事相屬望嗟乎此近人之所不道而天根不得已以  
之自命盟於幽獨者獨有此而欲公以餉之淺學之予  
是見天下有希世之珍衆逡巡焉而忘之而乃不徒欲  
以自獲之而且不爲吝於予也然則天根之愛予多果



誰復如之哉誰復如之哉天根海上遯居雖荒寂功日  
進必有以自謙其心卽無人焉顯而共之而道不在吾  
學外學亦不在吾心外知天根之愛予則亦知予之愛  
天根者復當不減也

青草堂二集

卷六

五

天賦資野賞不嫌也

學小學不不野音心代賦天賦之愛年頃來問予之言

並及音以自謙其心則他人謂之野音也

新出而之若斯與賦之若天賦也土賦也



與楊丈譽封書

日前枉過敬聆教言文社誠爲美事吾黨僻居村墅限於方隅各守其一塾之說積而相沿得此以振厲之不但士習有所宗向亦厚風俗之一羽翼也前言未能曲罄其說積一日夜思之凡事造端不得不爲行遠計必確然有以見於後使士林翕然景仰而後教可行也古人重師有道其初遇卽不可苟是以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揆古人之意非以其文也爲之師者不敢毅然自據於師而奉其先師以臨之也今吾文及鳳旂所言社必青草堂二集

卷六

六

有長理固然也而屬意於不肖何以當此竊又不敢自外籌之至審而乃得一法焉夫鄉先生死而祭於社古也茲之社鄉社也社不可以無名擬名之曰心香書院

歷取吾鄉

國初以來迄於咸同其沒世而繫人望且文章與志行相符者卽社爲位於朋集之時習禮其中瞻矚徘徊旣資以有所感發而社之長亦在是矣曩國華在京師見國史文苑傳吾鄉谷霖蒼先生是爲第一人蓋史家多用年例先生舉順治丙戌丁亥實出諸老之先雖大江



南北名賢輩出有不能奪此席者擬首祀先生而配以  
曹澹齋鼎望魏臞菴元樞劉永菴所說魯叔和克寬周  
尤廷士拔鄭秋浦澂董恆巖榕劉雲巖燻董曉峯齊光  
鄭月洲濂鄭竹筠長齡郁鍊之鎔芮曙樓永照張雨樵  
印塘吳仁波廷溥諸先生其先德怡青先生位在董恆  
巖先生之次共十六人使諸生登其堂穆然遐思不但  
講肄所以爲文而往來砥礪於先正之側百年者舊如  
在一室斯亦人生之所大榮矣旣不忘乎先達亦有以  
風來者則斯社之師豈乏人哉至點定同人課藝國華  
青莖堂二集

卷六

七

已承教不獲辭用敢述所見其有未協而詳議焉在吾  
文及鳳旼諸君子矣



與張幼樵書

自君備起居能建言屢上切疏

朝廷納之一時士君子慕悅交起體要之章半出祕院  
天下知詞臣上承顧問下預彈糾非止焚香煑茗養其  
清嚴而已中外在官惺然畏職所以尊主權而進吏治  
者人臣之分所居之地所處之時當如是也而稱之者  
顧衆稱之衆則不免有時名名於時則因有忌其旁者  
睨而議之曰是不過好名耳夫不謂之筆諫而以好名  
予之必以好名爲累詞矣而余謂不然蓋人於名之一

青草堂二集

卷六

八

言如此其不察也斷非好之不可也三代而上無不好  
之者也曰君臣曰父子以名爲教故曰名教曰道德曰  
仁智以名爲理故曰名理曰上曰下以名爲分故曰名  
分曰忠曰廉無無名之節故曰名節琴瑟俎豆無無名  
之物故曰名物冠服有辨輿御有等無無名之器故曰  
名器曰當取曰當與曰當進曰當退無無名之義故曰  
名義是曰是非曰非無無名之言故曰名言故士稱其  
名則謂之名士臣稱其名則謂之名臣家稱其名則謂  
之名家邦稱其名則謂之名邦萬物皆以名定萬事皆



以名成萬理皆以名著人於天地巍然有身不此之好則埋名爲不足憂而喪名爲不足恥誠有志者所大懼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禮曰思貽父母令名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古之聖賢經傳所載其皆以名爲重而未嘗薄夫名也逃之反爲畸士顧之斯爲哲人違之必爲敗類立之斯爲純品故知之必好之好之必篤好之故惟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不能好名之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古有忠臣孝子則思之慕之歌之泣之流連而嚮往之其

名美也其有惡人則聞而戒之其名隕也由是觀之三代而下亦無不好之者也今人謂君爲好名則安得累君乎雖然又有說焉其必聞有飾詐以沽名者似是而非以盜名者夫沽則有不能給盜則未有不敗者也皆不好名之甚者也若夫吾所自有之物終日取之而不見少終身據之而不爲貪不以示人而人人知其有屏之不居而天下後世不許其無雖欲謂之不好而無說以處也必求不好名宜必不好其實而後可而君能之乎况今



聖學方新虛已受下恕收堅聽古無與比若政之得失  
猶有不聞則在廷之愧矣君苟亦聞之其有指建言爲  
好名者吾願君且終好之而無斁也並質諸能言之數  
君子咸無自疑焉

青草堂二集

卷六

十

君子無自疑焉

君子無自疑焉

君子無自疑焉

君子無自疑焉



龔太翁六十序

載籍所謂壽非有定日往往卽酒爲壽有養老遺意迄於近世迺祝必施之旬年而相沿曰壽蓋嘗思壽之說見於孔氏書者惟曰仁者壽曰必得其壽皆以脩德及於壽而不徒以爲福昔人疑洪範非古書其言五行不具知而其所謂壽則未若孔氏據仁與孝以言之者之足以立命而有徵也閩縣龔文波先生以同治十三年春爲六十生日德配邱夫人儷焉長君藹人方伯時備兵登萊督海關同官之交方伯者皆爲先生與夫人祝

青草堂二集

卷六

七

謂不可無言而擇之於余余不敢辭以爲嘗所聞先生之爲人有合乎所謂仁與孝者也先生爲閩清族門戶鼎盛累世爲監司守令名績輒相望祖父兄弟襲美中而先生長育闕閱已例得仕籍獨以待養自任不一日違左右去夫草澤之士鮮所憑藉晦而不能自進而因居於隱君子知其有不能見者在也先生之不仕則惟親之故詩曰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先生其免焉矣可不謂孝乎中世以降士大夫以官爲家代有禪續祖宗之鄉日遠至其門楹林木聞之於人或有所不得已則



卽土而著堂構無定霜露不返而先生尊人刺史公之  
終於靖州粵寇方熾全楚震撼亂離蔽野先生經營衽  
東見星行舍袒踊戈矛之中卒扶歸於里而先生之太  
夫人亦以避賊挈家入蜀終於夔州蜀亦復亂先生復  
徒跣萬里匍匐烽燿塗車無恙而歸從兆於閩記曰樂  
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凡言仁也若先生者可不謂  
仁人孝子之行而不怠於終不阻於難能者乎今先生  
與夫人以方伯官遇

國家錫類懋賞被一品章服非孝子之不置而能然與  
青草堂二集 卷六 三  
而先生與夫人且復感激殊遇教方伯忠者又未有艾  
今日之治當務爲急大凡海邊近地

朝廷皆簡畀重臣持體握權所職深遠方伯能恪其官  
亦可謂以孝承之者矣至世所目爲光大寵昌如洪範  
之所謂福者未敢據以爲言蓋壽之說固如是也



徐蔭軒先生六十序

唐虞大臣無及其身禱之者夔龍臯契而其道自高二代至於周召其下始爲歌詩以美之而亦不害其爲道若頌稱魯僖以壽爲言後世之儒皆謂有溢美故壽而爲文漢唐以來作者不見有明始盛立言者戒之今則盈天下矣受之者因以戒之吾師蔭軒徐先生以今光緒四年四月九日屆六十歲生日同人卽其日爲先生觴且徵詞夫古之壽無定日凡遇燕飲子弟爲高年者壽是敬老也壽無詞是不敢以卑諛貴以少勸長也今

靑草堂二集

卷六

三

先生生長勳伐爲太宗伯恭勤公次子累受

歷朝特達之知由詞垣躋清要位極品可謂貴矣

朝廷試士數與其役所拔多知名其質美而嚮學者至以出先生門爲重可謂榮矣

文宗實錄充總纂官

穆宗實錄充總裁官嘗遇災變進責難疏先生之文可謂

傳矣直

上書房諸王降禮侍

弘德殿朝夕納誨



先帝前席者十年先生之以道事君可謂能行其志者矣  
私念卽爲先生祝彼世人所稱富貴譽望顯當時而垂  
無盡者皆已先生所自有使貢諧踵讚殆亦莫有加焉  
且先生必亦無取然則何以祝先生國華等幸得從先  
生游習見先生天性孝友處通顯如寒素正色立

朝右衆而不失其寡接後進穆穆然可親不可瀆誠則  
有得於已外物舉不足以淆之先生之學蓋幾於定矣  
先生居恆究心儒先不以朱陸分門戶凡前賢張楊園  
陸桴亭從祀之典皆以先生議始定夫三代而下去古

靑草堂二集

卷六

十四

曰遠文字爲學功名爲仕其有志定而以上達自刻厲  
居敬以立體窮理以致用聞者或驚且走然而篤行君  
子惟日孜孜老而愈慎矜勤一如少壯時大抵康強純  
固天亦若樂因而篤之焉願以祝吾先生矣若夫齊眉  
儷慶繼踵當官明心見性澹泊長久之說以之祝先生  
恐爲有道所薄固不敢也



郝太淑人七十序

余早孤六七歲時猶不去母氏衽裯間終旦至夕惟母子絮絮語鄉縣緒事於三河郝氏數有聞多風義瑣而美其皆如所傳雖不可盡知大抵善人之名不虛也歲癸亥余以縣令待稷門三河郝夢堯繼至夢堯治古文余見而悅焉其時皆已釋科舉業間日必相問有所著必互商駁後同奉檄復參差遇沛水上如是者幾十年而余乃因得習聞郝氏而尤於夢堯詳蓋夢堯亦未成人而孤鞠自太淑人余矜相同也夢堯之言曰太淑人歸贈君姑嘗濡心疾侍候至累年贈君卒遺男女子五長不勝裾少不彌誕月家且中落穿補濯澣蒿薄筮帚鹽米凌雜之類靡不瘁心躬親責訓兒子嚴苦其長襍被試京師嘗貨質釵珥教之行此余之所習聞於夢堯而天下之爲人母能苦節撫孤者大率近是然容有坎際拮据久厯所年卒不獲美償於後而太淑人有子成立陟科目能文章食官祿爲良吏令數以功得薦拔今天子假以守牧之銜榮及所親推恩加太淑人章服一庭之中男婦扶扶孫子喁喁然蓋天之報施善人往往



自人窺之儻疑於有應有不應而如太淑人者則是得其應之之常者也夫當太夫人家居時足不越柝言不踰樞亦無異於恆常節母之所爲卽夢堯之所能言亦質實而止而太淑人就養而後方戊辰歲賊蹂山東急則客有爲余言曰夢堯在夏津賊大至再四及城下陴守危岌邑人士張世昌者亟請太淑人避居衛河右太淑人從容言曰官民之主也而官之家民之望也百姓方相堅城壁乃未亡人遠避焉其何辭於民且示怯寇敵安得此言必不徙城圍四閱月而解余今思客言而責存亡之節而

嘆太淑人之爲能持大義以定亂也天下多故土地之朝廷之法有其不能得之專征大帥之人者而婆婆悚郭洒然紛挐之中錙銖名義爲人心先城賴用固更以太淑人所得善應之常卜之其且茹報豈復有艾耶太淑人七十生日與夢堯交者求爲之壽而屬國華言爰卽所艱難及所大焉者臚爲章旣進觴於太淑人亦以願夢堯之無忘之也



李太夫人八十序

國家自設漢大學士今八十有四人其中身都將相分  
胙茅土者五殊遇蓋相埒矣然其所生親見之則鮮迺  
今合肥李太夫人光緒五年二月三日八十生日維時  
我制軍督三楚我相國督三輔慕喜躑躅無以自宣竊  
聞之昔人之於人善懼不能知旣知之恥不能譽之旣  
譽之恥不能終之念自咸同以來四方用兵湘鄉唱鳴  
義旅益陽以人事君忠孝之族頡頏憤動而太夫人諸  
子翹竄其間不戴同天偕平大難今中原雖定而內撫  
青草堂二集 卷六

七

百姓外治軍旅尊

朝廷之體繫天下之望養材蓄器以備用於持久者愈  
在宰相疆帥天之生人不能家郭李而人韓范然亦間  
世有之今若我制軍與相國功名在人安危在己衆望  
倚之皆太夫人之賜也是以當世之士大夫下至齊民  
婦子嘖嘖以太夫人康強爲喜相去闊絕若有私得及  
春始和山川之間淑氣徧野悴者以滋軋者以茁瘠者  
以鳴衆人熙熙咸登春臺吾意太夫人佳晨體安左右  
羣季冠帶滿前孫童侍游宜以封大寵濃怡然爲樂頤



養自適者及聞太夫人訓誡家人之言有曰日以盈滿  
爲懼又以時事多棘天下之民喘未必息謂制軍與相  
國不可因我垂老以私廢公而昧致身之義夫中人之  
賢狃於所安尚以苟不用兵爲貴或勇其細而怯其大  
今太夫人之所見則有所獲不以爲功矻矻於憂盛危  
明其願力堅忍足以預折外侮宜乎制軍與相國收削  
不遲十年而近

歷朝用之惟恐不盡其才

命皆擁節有土手足相衛中外兼領警伏所及無一人

青草堂二集

卷六

六

敢動者則

天子之所倚畀治安之效之所以長且久胥於太夫人  
之壽馨香祝之豈止貴盛嘉瑞跨越前轍以爲榮乎欲  
觀世道者將有取於斯也



